

对 决

关品方
二零零六年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目 录

目录	2
楔子	问君缘何起杀意	5
第一章	忘年之恋	
第一回	天涯独自寻芳草	8
第二回	游遍芳丛醉东风	11
第三回	红颜命薄古今同	13
第四回	护持惟恐伤娇小	16
第二章	天伦之绊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19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21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24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26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29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33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36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39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42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46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49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52
第五章	一代枭雄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55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58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62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65
第六章	国色天香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69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74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77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80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84
第七章	恸哭家变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88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91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94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97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100
第八章	手足情谊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104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107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110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114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117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121
第九章	旧事拾遗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125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129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133
后记		137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一九七二年

这已经是在日本了。那天出国志轩第一次坐飞机感到十分兴奋和新鲜。飞机临近羽田机场，海天晴丽一切井然有序，日本给志轩的第一印象很深刻。从飞机下望，得见日本国土，志轩心想：此后不知道和这异国的因缘是短是长、是浅是深？这里真是天照大神之地。志轩在心里暗自默祷，为自己、也为母亲和天下之人祈愿。当下他有感恩戴德之心。日本政府教育部有人来接。原来同机的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的几个国费留学生，一并都编在这班航机上，可以统一安排。把他们送到目黑区驹场的国际留学生寮安顿下来后，部里就让他们逐步自主融入这崭新的环境。初来时一切都陌生，有一班新朋友新同学，而且来自不同的国度。至此志轩感到自己好象劈开网罗一飞冲天。他有这样一种大志气。

待一切渐上轨道之后，志轩决意要改造自己。他变得勤奋用功，不让白过每一天。他为了迅速地掌握日语，宁愿改变自己不愿与人交往的性格，处处显得积极主动。在大学里他更参加了足球队和空手道班。这两方面他在香港念书时都稍有经验，但在日本他们更强调集体和纪律。「合宿」形式的集训是强制性的集体生活，有点军旅的味道。他们要一道起居生活，同吃同住同训练。最初志轩不习惯集体沐浴。但不旋踵也就适应了。要不入乡随俗，真难以想象怎样在日本久留。个人的自由意志，在日本是被压抑住的，个人空间仅占生活上较小的比重。在大学时期更是如此。

同学中有不少来自韩国的留学生。他们与日本学生时起冲突。有一次在校园内，两部停泊在一起的汽车，不知道为什么在开车停车的混杂之间互相碰撞后各有毁损。驾车者双方互相指摘对方的不是。正是合该有事，原来他们分别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因此演变成「国际性的交通事故」。韩国的学生叫金文在，志轩刚巧认识。也不知道谁是谁非，想不到三言两语之间他们就初则口角继而动武。两人凶狠地拚斗拳来脚往简直难分难解。几个原来在旁观战的，当中有不少日本学生但也有从韩国来的。双方壁垒分明。旁观者起初仅止于呐喊助威，后来竟参加进来发展成群殴。一个日本学生体质较弱不幸地被集体攻击，被人一拳打在鼻梁上血流披面。但他们也懂得节制，没多久就鸣金收兵，扰攘了十数分钟后竟自动停下来了。肇事双方仍在对骂，但已朝息事宁人的方向走。毕竟惊动校方对各人没有好处。

后来志轩见惯了这种场面后逐渐不以为奇。但他对日韩民族之间的纠葛与及爱恨交缠的历史和现实从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金文在逐步地结成好友。志轩是通过他的介绍参加空手道班的。志轩在港时学习空手道只浅尝即止，但这次他要来一趟认真的。头两年的课余时间他大都泡在道场内。通过激烈的搏击，他可以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渐渐地他参加比赛胜多负少。几年下来筋肉发达与初来时判若两人。他变得自信满满。当然也因而吸引了好些对他表示倾慕的异性。志轩也断断续续有爱情故事，但都蜻蜓点水不久长。一半原因是由于他这段期间阳刚气盛不解温柔，另一半原因是日本女子对亚洲的男人暗地里不甘愿，有排斥。前者志轩有自知之明，后者志轩纵使察觉到了，他却不放在心上。两年下来志轩空手道的造诣功力渐深。到第三年他竟夺得全日本学界空手道黑带的冠军。自此程志轩这个留学生变得有名气、名字叫得响亮。相对起来，志轩参加足球队却不太成功。他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刚集训的头一次，被好几个无缘无故地心怀敌意的日本队友在进行练习赛时狠狠地多次截击，胫骨被踢伤，长长的一条伤口，鲜血染红了球袜不得不退场治理。他咬着牙忍受了这次羞辱也不争辩，只当若无其事谈笑自若。没想到如此一来反而暗暗得到队友们的尊敬。加上志轩体力和球技实力上也过得去，而且认真拚搏，逐渐地他硬是融入了这个压倒性地是日本人的小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志轩学习到的远比在书本上读到的来得丰富和多彩多姿。要平视大和民族不亢不卑，最重要的是靠自身实力，不可以被他们轻视。日本人对待所谓「外人」，他们只能有两种态度：要不就是接受，要不就是排斥，没有中庸之道。在日本，群体的压力是巨大而毫无道理的。空手道竞技强调个人的发挥，与球队是集团式竞技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人硬是要分辨是友是敌，不承认「非友非敌」的中性的存在。志轩对日本民族性的理解，从金文在等韩国朋友那儿也充份地得到体会和确认。志轩同情韩国人的反日情绪。

另一方面，志轩对小岛知平老师心怀感激。小岛是在他后来念硕士课程时的指导教授推介和引荐之下认识的小岛话少，但为学认真严谨，有学者的气度。他特别着意培育和关心来自亚洲的留学生。小岛和另一位他的好友，在出版界做事的板桓禎三，自资成立了一个团体，叫「亚细亚之友协会」，从国费留学生中间挑选约二、三十人参加，每月聚会两次，而且每年安排一次为期三周的修学旅行。这个协会的活动由他们两位亲自出资和主持，严肃认真，旨在促进协会成员之间彼此的交流，特别着意介绍日本的成功经验和价值观念。小岛和板桓两人，每于出席聚会时，都西装革履而且戴上白手套，隆而重之。协会雇有榎本小姐做联络秘书，安排活动无微不至。志轩出席协会的修学旅行凡三年，分别去过北海道、新潟县和北九州郡。后来志轩有点猜想到，可能小岛和板桓两人战时曾经在亚洲一带作战，战后有某种悲愿要与亚洲人民修好 --- 起码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志轩心想，尽管如此，这也没有什么。志轩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日本人某种程度的自省，但不一定是彻底的悔悟。他们总觉得日本战败是莫大的遗憾。从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前后十四年，如果当时日本军政府不那么自视过高，如果日本先彻底地消化掉东北三省及台湾省，然后才徐图西进及南进，中国是否能够发动全民抗战；又或者要是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是否愿意卷入世界大战直接导致日本失败；这些都尚在未知之数。那末，日本不一定无条件投降，容或今日东亚之局势仍稳操日本人之手。那时距「终战」还只三十年左右，小岛和板桓一类的复员军人遍布全日本各社会阶层，更有不少已是政经工商学各界的中流砥柱。志轩在民族感情之外，还有人文科学的敏锐和开明。他认为人民之间的交

往何至于剑拔弩张？但他又忘不了幼时父母对他们兄弟俩经常的谆谆告诫：要他们警惕日本。要不是父亲远走美国，他是否赞成志轩留学日本，实属疑问。因此，志轩在「亚细亚之友协会」的活动参与并不积极，关乎敏感的政治话题，在小岛和板桓面前，他都不置可否，甚少发言。不过，这几年参加协会的活动却令他对日本增加了不少认识，可谓眼界大开。私下里他颇欣赏日本的神道和禅道精神。他去过东海道的三岛市，那里有禅宗的龙泽寺。历史上该寺的方丈玄锋为诸侯豪杰所敬仰。玄锋歿后，其徒宋渊嗣继为方丈，每年春樱花开时，又或者霜枫叶红时，就在树下与善男信女同作茶道，赋诗闲游，风光明媚如诗如画，真是别有一番韶华胜景。但这些志轩都只摆在心里。平时与日本人交往，他绝少当面夸赞他们。这中间有某种中日两民族之间先天性的竞争，彼此不服气。日本民族的优点及长处其实不少，但里面稀奇古怪不足为外人道的，也是罄竹难书。譬如说他们一般都很用功，平时在火车上也手不释卷，但另一方面颓废的色情场所比比皆是。俗称「土耳其浴」的地方，其实都是娼寮妓馆。日本男人又喜欢在火车上在人丛中对女人不规矩，而日本女人大多默然忍受。日本男女对于性爱较为随便，没有什么贞节或专一的概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礼仪周到，待人处事一丝不苟。这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民族。他们对辈份等级更是特别看重，男女两性之间的遣词用字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志轩耳濡目染之余，逐渐地也就接受一种暧昧的、二重性格似的价值观念。日间他可以规行矩步，晚间他可以放浪形骸。

志轩也曾与日本同学发生过激烈争辩。那是一群马列主义的追随者，但又崇敬日本天皇。他们在思想上有其混淆不清的一面，因此志轩很瞧不起他们。他们服膺日本共产党走议会道路的路线与及和平演变夺取政权的思维，这些都与志轩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不同。有好几次由于年少气盛，各人言语上互不相让对骂起来，志轩和他们结了仇。在这个圈子内，有个女学生，叫原田丽子的，与志轩很是要好。她崇拜志轩空手道的英雄形象。可是她也与马列主义学会的榎冈直人有亲密的往来。这就使志轩感到两难。原本他并没有注意到丽子左右逢源地周旋于他们两男之间，已有一段日子。当他逐渐发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细加观察果然如此。她与榎冈出双入对，和她与志轩的亲密程度几无二致。这真是晴天霹雳，难以置信。志轩选择顺其自然，但从此以后对日本女性起了疑心。他不能想象丽子可以这样一女侍二男而若无其事。他思前想后，自己与榎冈在思想认识上有分歧，所谓「近不同不相为谋」，何苦缠夹不清？志轩终于决定主动退出放弃丽子。志轩及后回想起来，这真是一段失败的异国初恋。有一段长时间他整个人陷入低潮，变得颓唐且对人对事都消极怀疑。

可是志轩成长后最有发展根基的几年毕竟是在日本渡过的。他渐渐习惯了日本的一切。在横滨他结识了一群年长的华侨。他们都落地生根，没有打算返回大陆或台湾的了。更为奇迹似的事就是，他的指导教授在大学内逐步升迁，最后竟然出任大学的校长。由于志轩曾在他的指导下修读硕士课程的关系，他一直以来对志轩都多有眷顾。七十年代中期，日本政府访华团赴中国访问络绎于途。经教育部从国费留学生中间甄选推荐到外交部审核后，志轩竟被委派为大阪市在访问上海时的随团翻译。这中间固然有志轩的指导教授的大力推廌，但也与志轩相对地简单的个人背景和家庭出身有关。他在上海出生因此上海话、普通话都说得很地道。他又移住香港，没有太多在中国的羁绊和背景。他家庭又没有什么可起猜疑之处。他又是国费留学生，且在校内表现中规中矩。这一切都是日本政府重用

他的政治上的考虑。大阪又与上海结成姊妹城市。因此几年下来，志轩多次随同大阪市长访问团出访上海，他在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崭露头角甚有名气。他有余裕汇钱到香港给母亲。他也加深了对上层中日两国之间政经关系的了解，因而他留校进修以至后来被聘用为讲师，也显得顺理成章。他脱胎成为一个有上进心的年轻学人。这几年间他课余的爱情生活也不枯燥。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风流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不见啼痕。

一九七六年

中田久美子这天早上刚和父亲呕气。近日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脾气差，诸事不顺。上午的几课她都没精打采，觉得老师们讲课毫不动听。上体育课时照说可以藉此透透气，但跳木马总跳不好，老输给同学小野真由纪。看真由纪她那股浪劲儿，真叫人看不顺眼。从保护垫上爬起来总要头一摔，腰一挺，向老师眨眨眼，像要得到赞赏。女同学就数她最讨厌。今天父亲还问这问那问她为什么讨厌这个老师那个同学。就是不喜欢！

久美子最喜欢上课时默默地双手合起来支着下巴，摆出一个专心聆听的样子。但老师在讲台上说些什么，却可以与她全然无关。背后坐着冈本哲，最近不知怎的老爱有意无意地碰她的头发和肩头。今天她实在不耐烦了，肩膀感到痒痒的，回转头去狠狠地盯他一眼，刚巧看到他手正要缩回去。不过这次冈本不知道为什么，满脸通红，十分尴尬的样子。久美子因而也不好意思骂他。她差不多马上想到，这小子肯定是在后面老盯着她汗湿的衬衫下隐约的胸围带子。这天实在天气热，女生们上课都脱掉外套挂在椅背上。

久美子不明白男生们为什么老是想一些恶心的东西。上周末她刚和父母亲从轻井泽回来。不外是为了一些琐事，她和父亲发生龃龉。轻井泽是好地方，她家有一座别墅叫「中田筑」在那里。轻井泽环境优美，令人向往，富有异国色彩，充满温馨浪漫。听她父亲中田幸雄说，他们的皇太子早年和平民太子妃就因在轻井泽偶遇而滋生爱苗。日本的政、经、学各界的名流，一年到晚川流不息，都喜欢在这里避暑或避寒、打高尔夫球或滑雪。那天幸雄就是在一群他的朋友面前提到希望将来在这里的葛莉丝教堂或温莎旅馆为久美子举行婚礼，令她觉得讨厌。久美子当然喜欢那个造型特殊的教堂，穿上婚纱的打扮也蛮漂亮的，应该不错。可是一想起男男女女结婚要做的那回事，总感到恶心。就是不好嘛。干什么老提结婚这个话题？特别是不应该在那些人面前提起。父亲那一群多年的生意伙伴和老朋友，不正不径、隐隐约约的，老是谈的那些性爱话题。座中尤其令久美子讨厌的，是一个满脸油光、眼睛细小，总爱眯着眼侧头斜睨着看人的千代田秀吉。那天晚上秀吉涎着脸在久美子身上不断巡视来回搜索。原本兴高采烈到轻井泽渡假，久美子被那晚父亲的聚会倒足了胃口。如果不是被幸雄强拉着要出席，久美子真不情愿在那儿陪坐一整个晚上，浑身上下被人家光用眼睛就吃透了多少遍！

午后的一课比较文学，按周前的通知，清水老师特邀了一位京都大学的比较文学讲师替久美子他们高中二全级作专题辅导。听介绍说，是来自香港、但

出生在上海、后来到日本留学的「程志轩样」。这个人走到课堂前站好，深深鞠躬，带着微笑，讲了一段他在隅田川与旧友泛舟的故事。甫一开口，他就吸引了满座听众。在久美子的记忆中，她从未有过这样勤奋地做笔记。听程讲师说：「那天是旧历三月下旬模样，积雨初过，晚上有月。船中诸人都轻衣简服，妇女都穿上夏天的和服，船外水气弥漫，天色灰明微褐，月亮在云端欲出不出，充满着月色漫游江上的情意。天气还有点微寒，但亦有初暑之意。这夏始春余的天气和微有月意的夜晚，与舷外流水及摆渡者轻摇桨橹，和着舷内男女的衣裳与肌体的感觉，使座中各人的浮生尘劳都顿时放下。这一段的看水看月，满眼都是隅田川的单纯宁静的风光。时光流转年复一年，现在又是樱花刚过的好时节。人们都心下澄然，此刻是因为这清澈的河水，还是因为这朦胧的月色呢？人世如大潮大海，多有风浪，难得的是今天晚上这样的只是月、只是水、只是旧时相知；尽管彼此不言语，也胜过千言万语。船慢慢地撑出几座桥，到了河面空阔之处，依然软波层层，是那般的静谧无声，舷外的水和舷内的人感到相亲。这河水在亲人面前是纯洁的，而只有亲人看它才也是纯洁的；因为人与物两相亲、两相忘。软波层层起伏在两岸明灯之下，但见光影千条，在水中互相掩映静静地、忙碌地厮杀。远处桥上汽车频繁开过，因为隔得远了，无声无息，有如火树银花，市声与尘嚣嚷闹都在河水里轻柔地溶化掉。此刻的东京都，盈盈如在镜里，是镜中的繁花似锦。隅田川是东京都的反省，是现代都市所缺少的反省。所以有名的城市都有江有河有水。这江河水是活东西，而摆渡者是活的见证。「活」就是水的舌头，水会说话就是活水。而我只是船中一人，愿意做座中众人的摆渡者。此刻我和他们，一群旧朋友说话、唱歌、饮酒、吃寿司、喝绿茶，笑谈俗世的奇拔、辛劳和风尘仆仆，就像脚下这河水奔流不绝，因而常青不腐。座中有我欣赏的一位人妻，唱歌唱得很好，她整个人真实地在我眼前，顾盼之间恍似有一段隐约的思慕之情，蕴藏在她的胸臆。在她的面前，我就只觉得她好，不生任何对女子的相貌、人才、学问、品格、笑颜、以至身段和眉梢眼角的意见，更不敢向她迫视。男人与女人是有这样一种无可选择无可被选择，就像是这船上虽安装有马达，但摆渡者偶仍用橹，在灯影桨声的隅田川上，向河水的宽敞处开出，机器声与桨橹声加起来是一种简单和豪华。这也是日本传统的现代化。」

久美子听得似懂非懂，心里只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与自己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很不一样。同学们都举手发问，环绕着的问题大都是如何借题发挥、怎样触景生情地做文章。清水老师笑吟吟地站在一旁主持答问，显然对这个程志轩的演讲十分满意。真由纪老爱表现自己，早已举手发问了两三次。久美子最后鼓起勇气，站起身恭敬地向这个外表看来与日本人全然无异的、从中国来的年青学者请教：「轻井泽在日本文学方面有些什么创意的可能性？和隅田川比较起来，这一山一水可以怎样比兴？」

志轩对久美子这个问题甚有兴趣，不禁多看了这个清纯的少女几眼。他说：「轻井泽在长野县，标高一千公尺，是一个广阔的高原，空气清新，气候怡人。这一山一水、一高一低的联想很好。轻井泽这世外桃源，是明治时代由加拿大传教士发现的，在一八八八年盖了第一栋洋式别墅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地吸引了不少驻日的欧美各国人士来此盖别墅；或渡假或定居，虽造就了轻井泽多彩的异国风情，但仍保留日本传统对山林和自然景观的美感。这是都市人追求自然的田园宁静的选择，是日本现代结合传统的产物，是日本脱亚洲入欧美的综合结果，

也是日式和西式的文化生活的揉合。轻井泽更是文人寻找写作灵感和年轻人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好地方。不过，这离不开机缘和情份。从这些角度去分析就好。」

久美子想不到志轩为她一个简短的问题解答得这么详尽。她看到真由纪回过头来，向自己投以艳羡的目光；清水老师也点头暗暗称赞。久美子不觉面上潮红起来，心如鹿撞，慢慢地耳后和脖子都感到有点灼热。她自己不知道，这潮红更已蔓延到她身体其它部分，激发着她朦胧的少女春情。

课后清水老师邀请几位曾发问的同学们留下来，与程志轩讲师简短茶聚。真由纪和久美子因而有机会与志轩初识，彼此还交换了日后通讯的方法。清水老师鼓励地说：「日本的俳句脱胎自中国隋唐时代的乐府诗和绝律诗，以后有机会还可以邀请「程样」为我们专题讲课。」学生们都甚感雀跃。与程志轩初次见面，他谦让冲和的君子态度和言行举止，在久美子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却不被眼前这群怀春少女牵动情意，只对真由纪和久美子两人较为留意。志轩和久美子这一男一女之间的初诣是否有后续、以至能否开花结果，视乎男子的追求燥动和女子的怀春情思，还看日后月老的牵引和命运的羁绊，只是当时志轩和久美子他们两人都不知道。

不想当天晚上，志轩竟绮梦频仍。晨起时被下一片粘冷湿滑，而梦中那女子竟依稀像是久美子。数天后，她又竟有信来，从此双方开始有了交往。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春梦年来惯。问卿卿、今宵可是，故人亲见。试剪银灯素手，细认梅花妆面。妾似春蚕抽缕，君似筝弦移柱。无语结同心，满地落红飞絮。归去，归去，遥指雨云尽处。

一九七六年

这天晚上志轩对窗用功时，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最近的书信往来，志轩已隐约知道久美子不满遭家庭的束缚，很有点反叛的味道。志轩是所谓「过来人」，了解到特别是「怀春少女」，有那个没有经过一个烦恼郁结的迷乱阶段？那一两年间的青春期，不论是少男还是少女，总是看这个世界诸般不顺，大人的世界他们不懂也不欣赏，只渴望能自作主张到外面闯一番，那怕是闯出祸来更不问自己能否承担得起。特别是居于深楼高院的闺阁小姐们，最有这种浪迹江湖的憧憬。想不到志轩的这个「笔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对她实在所知不多。她对他也亦是知之甚少。那样一种偶遇，从结识、通信到交换照片，以至相约在咖啡室聊过几次，竟然她就在离家出走时想到要跑到他这儿来了！志轩有点手足无措，但总不成拒人于千里之外？何况是这样一个含苞待放的弱质娉婷？何况是在这样一个月色如水的浪漫的夏夜？

志轩坐在一旁看她。听她简单地说清楚为什么懊恼父亲因而气愤出走之后，他心内有点失笑。久美子讨厌她父亲最近屡次截听她朋友的来电，疑心她结交异性朋友。志轩说：「那末你打算怎样呢？我可以怎样帮你忙呢？」他一脸无奈的样子，但又带点调皮地询问。他想起历史上红拂女私奔的故事。可是眼前这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既不是红拂女，而他自己更不是李靖。他私底下倒是向往这样一种浪漫情调的。

久美子说明她整不住要离开家里一段时间，或许一两个星期后就回去了。如果志轩这儿不方便的话，她可以马上就走。说着说着，她差不多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个任性的少女真令志轩感到可笑复可怜，甚至或许有点可爱。他可不能够不负责任地请她就这样离开。说好了不外住上一段短时间就好，于是志轩有点放心也就这样定了。他有一间平时放杂物和书籍的六叠塌塌米的小房间，于是匆匆地整理一下腾出空间来让久美子暂住 --- 起码先过了这个晚上再说。

而这个晚上双方都清净无梦。志轩一套宽大的睡衣借给久美子穿上。等着她从浴室出来时只惊鸿一瞥，志轩还看不大清楚时，她早就掩门闪进自己的小房间 --- 抛下朗朗的一句日文敬语：「那末，程生晚安！」难得她对自己有这份信赖，志轩心想。

以后的几天，双方慢慢地话多了之后，彼此相处增加了认识。志轩白天仍旧如常到学校上班工作，晚上早早返家陪伴久美子。对他来说，这是如许新鲜的

经验，在志轩的生活里注入了激素。

这天志轩下课后怀着兴奋的心情匆匆返家，久美子却不在。房间空着。日式的房间都不上锁。志轩拉开简便的障子门，好奇地入内观察一番。被褥凌乱没有收拾好。上面散放着她的衫裙和亵衣。志轩心中一动，感到有说不出的柔情和难掩的雀跃。是年青的男子都有对异性的思慕，何况是独居已久的他，而且根本不曾和异性共同起居生活过。于是这小房间里面的各种物事，在志轩的心中都有了情意。枕头边有几本少女爱看的漫画书，还有几种志轩叫不出名堂来的化妆品——反正都是唇膏、眉笔、粉底、指甲油之类的东西。此外，还有穿戴的头饰、手饰、项链和女性用品等。志轩不知道为什么，踌躇半向犹疑片刻之后，捡起久美子的衣物，享受着一种异样的手感和气味的刺激，他忽然变得面红过耳，心如鹿撞；一面警觉着是否有开门的声响，不要被久美子撞将进来。他特为久美子配了一条门匙交给她，方便她日常起居出入。他也不算是所谓恋物狂，只是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旦欲情澎湃，不禁「指头儿告了消乏」，也是有的。

待久美子回来时，志轩已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抽着香烟。平时他很少抽烟。这时的他，很乐意把自己笼罩在烟雾弥漫中。久美子情绪很高，建议到外面吃西式快餐，然后上迪士高。接着她又兴致勃勃地把一张日程表拿出来和志轩商量，上面除了写上日间她要到处游逛的安排外，以后一个星期左右的每天晚上，她都已经想好了。不外是到原宿、涩谷、新宿、赤阪、后乐园、浅草、代代木以至银座一些年青人惯常去的地方吃茶、跳舞、看电影、购物、看棒球。有些玩乐的地方志轩真是闻所未闻。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发现有不少高校学生在那些地方流连，结交新朋友。同是陌生人彼此原互不相识，一个晚上下来可以一大群人相约日后到处无目的地游荡。志轩有点担忧久美子的安危，不得不顺从着和她到处逛，以便对她有所照应。而她竟不缺钱，离家出走时大概狠狠地拿了家里不少现金？这样疯了几个晚上，双方耳鬓厮磨变得熟落了，很自然地在志轩主动，而久美子半推半就、无可无不可的情况之下，双方发生了关系。

令志轩感到惊讶的是，久美子还是处女之身。她有点担心地紧紧搂抱着志轩，双眉紧蹙，虽然感到痛苦但显然决意要把身子交给这个她认为可以信赖的男人。志轩事后把久美子紧拥在怀里，柔声问道：「这是你的第一次？」久美子低着头答应，整个脸庞深深地埋在志轩的胸前，双腿高高地围绕在志轩的下身及于腰臀之间。她在享受着这种剧痛之后的快感，反叛情绪得到的宣泄令她有胜利的自豪感，或许这就是她离家出走潜意识的目的。席上的一片殷红，他们都不介意，只是这样静静地、紧紧地搂抱着、躺卧着，有一搭没一搭地悄声谈话。志轩迟疑着问道：「你不介意的，是吧？」又道：「我会负责任地照顾你，待你好。」他的意思，不外是含糊地安慰着怀里这只像小兔子一般的可堪爱怜的小动物。久美子抬起头来，嫣然一笑，眼中虽然仍残留着刚才激越的时候流下的眼泪的痕迹，但现在已笑靥如花，答道：「没关系的。这样子我很喜欢。程生，喜欢你。」志轩轻轻怜爱地抚摸着久美子的每一寸肌肤。青春无敌对于这两人而言，就是对肉体快感的追求，不亚于对感情交流的渴望。志轩心内或许更有点骄傲，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有征服者胜利的快感。这十多天的际遇真不平凡。这少女岂不是上天掉下来的恩和赐赠予？想到这里，志轩愉快地微笑了。当双方共浴时，他用心地为久美子清洁身体，志轩再一次搜索和渴求着对方。他再次感到昂扬纵恣不克自持。年

青人的疯狂有点荒唐得不可理喻。

志轩也不是没有察觉到久美子某些方面的严重不足。她从来不自己收拾被褥床铺。她也东西随处摆放显得没有条理。她对金钱没有感觉只懂乱花。这些或许都是可以体谅可以理解的吧，毕竟她还只是一个高校生。可她与志轩既话不投机，又兴趣迥异。双方绝无学问方面的沟通，遑论稍为严谨的分析性话题。志轩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次和久美子的偶遇，或许不只是一段短时间的浓情蜜意。要是按照志轩的自私的畸想发展，久美子从出现到消失，最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无需负责。因此，数周下来，他开始怂恿久美子返回家里。首先，没几天他已成功地劝服久美子寄信回家报平安。然后，逐渐地他每于晚上双方激情过后，可静静地交谈的时候，就会游说她「鸟倦知还」。「你父母相信有够焦虑的了。他们日后再不敢无理地对你多加管束了吧。学业上也不可能旷课太久。」可是他又不大舍得久美子就这样离他而去。多年来志轩孤独地一人生活，幼年的时候又缺乏父爱，且家境坎坷，与母亲也甚少贴心的交流，既造成他自私自利的偏向，又长期地压抑着渴望有一个可以倾诉和共同生活的女性伴侣这样一种诉求。对于久美子，在这一段时期内，他是心甘情愿为她收拾东西打理一切的，就像是充满善意和柔情地对待一个好妹妹。她会得跟从他的教导、接受他的照顾，甚至听任他的摆布；所以他喜欢。

久美子出现在志轩的面前，就像是两人在时空的一点上偶然交聚在一起，在志轩的际遇里也许别无选择。日本谚语有道：即使是走在路上因自己的衣袖拂动与谁有所接触，这也是缘份和天意。志轩远涉重洋几经周折来到这里，要碰到的总会碰到。「也许不一定是久美子，但一个像久美子这样一个他会中意的、任性的日本娃娃，最终还是会遇上的吧。」多年以后的志轩午夜梦回，不免惆怅地这样慨叹，同时也为自己辩护。不过当时他显然并不知道，男女双方初遇时彼此互相吸引，有其性格上互补的因素使然，因此性格影响际遇、际遇决定命运。

这边厢，久美子离家出走跑到志轩这里来，其后更委身于他，对她来说，是少女的情怀得到彻底的宣泄。潜意识地这好象是她对家庭，特别是对父亲的一种反叛。就像是走完一段辛苦路或熬过某种束缚，然后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觉得痛快、浑身舒坦得到解放。而这时也就是她想着要返家的时候了。可她还有点觉得疯不够。在原宿的街头，她和刚结识的一大群年青男女，围绕着一个手提留声机放在地上播放现代舞曲，跳着唱着尽情地挥洒肢体的汗水。她还刚结识了另一群年青男女，志同道合约好了到后乐园棒球场参加棒球赛做义务拉拉队。男孩子们拍打着洋鼓纵情地欢呼，女孩子们穿著短裙举着羽扇尽兴地跳大腿舞，为每一次棒球手们的投球和击球打气。久美子计算着，到钱差不多花光的时候再说。反正这一趟出来不容易。志轩又对她殷勤烫贴，在他那儿也住惯了无所谓。年青人有的就是无悔的青春，不会想到明天后天怎么过，更那管明年后年将会如何。

所以，当志轩和久美子三、四个星期下来双方都玩得有点腻烦后，志轩很自然地也就说动了久美子回家。事实上，久美子听不大懂志轩和她啰嗦些文学、哲学、历史、文化、诗词什么的。志轩关心她，勉为其难地替她收拾洗濯、以至到车站接她跳完舞看完球归来，或许有点「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晚上他离不开这个青春活泼，但有时候刚烈得有点可怕的黄毛丫头。

每当激情过后，他又会对她的幼稚和无理放任感到不耐烦。最后，当他们双方欢快地握手拥抱，深深一吻道别时，就像是共同渡过了一个悠长的暑假，现在要重新各自上学了，要重返正轨。至于日后要不要再见面，或者这段情将会归于何处，他们是不必细想的。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最伤心，烽火绕边城，家国恨难平。聽征人夜泣，胡笳怨奏，犹厌言兵。一剑天山去来，风雨惯曾经。愿待沧桑换了，并斲数寒星。不见王师久，漫说寇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江水，依旧只流东。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倭运何须问，朗月自当中。

一九七七年

久美子听从志轩的劝告，在离家出走差不多一个月后，自行返抵家门。她离家的头几天，父亲幸雄和母亲良子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寻她的踪迹，甚至和学校方面发生冲突，更差点儿没有报警寻人。到后来收到久美子寄回家里的一封信，虽然没有说明现居何处和与什么人在一起，总算是报了平安。女儿在信上也说了，或许过几个星期后就会返家，显得气也已平复下来了。良子少不免埋怨丈夫，千叮万嘱请求他以后不要再火爆脾气对待女儿，不要再干涉女儿的私事。如今久美子年纪也逐渐大了，怀春少女的心事，不说父亲了，有时候连她这个做母亲的也猜不透。幸雄对女儿是一贯的溺爱，视她如珠如宝，不异一颗掌上明珠，慢慢地也想通了。自己年少气盛的时候，不也是什么都看不惯？年轻人不懂与长辈沟通，何必事事都要求女儿听自己的，干涉她交朋结友，显得专制横蛮？日后他惟寄望于久美子能嫁得一个如意郎君，更好的办法是这个女婿可以入赘中田，得以继承家族的血脉和产业。因为他晚来就只育得这个独生女儿，没有儿子。他现在只能够静候女儿的归来。所以，当久美子返回家里，真是举家上下都欢欣莫名，佣仆们都如释重负，不用再战战兢兢地老是活在低气压中。久美子终于没能在这次事件中取得任何教训，因为父母只有对她更呵护迁就了，甚至没敢有任何怪责她的言语，好象只要她平安返家就好。久美子因此仍然骄纵如昔，我行我素，叛逆得没头没脑、毫无道理。

这天晚上浴后，久美子懒懒地躺在床上，双手环抱胸前，来回抚摸着双臂，回味与志轩共同生活、到处畅游的欢快。近日她茶饭不思之余，味觉起了很大的变化，况且月事也很迟没来。饶是她天真烂漫使性子惯了，也不得不担心起来：自己是否怀孕了。她尝试着打电话找志轩。终于到得深夜和志轩通了个电话，慌张地结结巴巴的，最后还是把事情说清楚了。志轩对此毫无心理准备，没想到只那么几次忘记防备，就让久美子怀孕了？不可能不是自己的吧？连对方的家庭背景什么的都一无所知！总不成要人家堕胎？她又未到二十岁成人的年纪。他在电话中只能够敷衍地安慰久美子几句，含糊地说明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对她负责。他原以为说服久美子回家后便大功告成，心内或许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这样一种大男人主义的想法，何况人家还是处女之身。没想到，不管这缘份是深是浅，是善是孽，原来还有下文，不单是这么一段萍水相逢雾水情缘，要化解或是怎样，现在都显得周章。他在这样一种不稳定的情绪中，思前想后，过了好几天。

久美子却等不了这么久。毕竟她还只是一个十八岁刚过的高中生，自己肚子里不断地在孕育着一个小生命这样一种状态，况且各种生理上的变化如此新鲜简直怕人，她没有任何经验，自然无法处理，终于向母亲诉说。良子随又转告幸雄。幸雄不禁大怒，在追查清楚谁是所谓的经手人，知道原来是一个从香港来的留学生，且刚毕业没多久在大学做研究、兼任讲师的，何况他是在上海出生的支那人！他对良子声言，要追究志轩的责任。但在宠护女儿和惩罚这个程志轩之间如何拿捏分寸，又要家丑不出外传，真有点费刹思量。听女儿说，他不是说过要负责任这么一些说话么？幸雄通过妻子游说女儿，好歹请那位经手人上门来谈谈再说。他认为女儿怎能够这么小的年纪便生育？将来怎样嫁人？少不免要找个医生朋友替她堕胎。日后真要想办法好好地管束她才成。至于怎样惩处这个中国留学生，待见了他面之后再说。走着瞧。对这个程志轩，幸雄真是恨透了 --- 恨得咬牙切齿。

志轩听久美子说她父亲要见他，开始时心下着实踌躇不决。毕竟自己与人家的女儿发生了关系。大不了和她结婚算了。如果对方坚持不肯，自己倒可卸责。但若对方允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这天下间难道容不下一对平凡的小夫妻？他尽管对久美子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但几个星期下来久美子对他千依百顺，且当初虽然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竟慢慢地接受他的教导，这在年青男子血气方刚之躯来说，也许给予他生理及心灵上的满足，远超于感情基础。事实上他对她有生理上的憧憬和爱慕。当时久美子急欲离家「出走」，惟有结婚一途。何况她当时对志轩有依恋，所以决意要跟他。抱着一贯的心高气傲和一意孤行，他爽快地答应了久美子，约好了亲自上门拜访她的父母。想起来这样一种单枪匹马提亲要迎娶人家的女儿，就像古时落难文人或者功名未遂的穷书生，单凭一己的聪明才智及能言善辩，或许真能成就一段美满姻缘成为佳话也未可知。志轩有时候可爱浪漫得有点天真幼稚。

这天，志轩到目白区学习院大学附近下落合的高尚住宅区赴约。待来到中田宅的前面，才着实吓了一跳。没想到是这样的高楼深院！他来前早已约略知道，久美子的家距离田中角荣前首相的私邸或许仅街角之遥，但还是没想到中田家是如此显赫！搞不好对方会否大兴问罪之师？尽管久美子是情愿的，毕竟自己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虽然久美子刚过自主性爱的合法年龄，但道德上自己始终有点理亏。从大门口走进去，经佣仆的带领，一路上几只狼犬追逐着他，猎猎而吠。志轩初来时鼓起的气魄早已丢到天外，变得战战兢兢。在客厅坐定后，看到墙上的油画像，才定神下来，发现这屋子的主人可能就是颇具声望的、在旧江户地区的一个地产发展商。偶尔在报章上也有报导这个叫中田幸雄的人。志轩此刻已没机会整理思绪、收拾心情，因为不旋踵从屏风障子后面传来一阵浓重的咳嗽声，幸雄就已出现在自己面前。幸雄浓眉大眼不怒自威，穿著得体的和服，手上还拿着一截短扇。幸雄双眼略有红丝。他狠狠地瞪了志轩一眼后，拿着短扇的手向沙发一指，示意早已匆忙地站起来鞠躬行礼问好的志轩，要他仍旧坐下来。幸雄随亦坐下，二话不说，即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向志轩疾言厉色地说道：「要负责任！打算怎样负责？」幸雄声色俱厉，毫不假以辞色。他既没有礼节性的打招呼，也

没有长辈应有的气度和体谅。幸雄穿著一身深宝蓝色镶有暗线金丝斜纹的和服，滚袖和衣领的白缎特别显得亮丽夺目，白得令人感到晕眩。腰间束着一条鲜艳嫩黄的宽衣带，更显得一丝不苟。志轩慢慢地垂下头来，看到他脚上穿著一对人字带的日式足履，白色的袜袋更似是上乘的京都织物，剪裁恰度，显出衣者的庄严高贵。志轩大感气馁，早前预备好了的各种对策一下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不假思索昂首说道：「我当然负责。请你允许让令千金嫁给我！」一言既出，真是驷马难追。这答复既大出志轩自己本身的意想之外，更甚的是，也大出幸雄的意料之外！这小子原来处心积虑，存的竟是这份野心！可是他毕竟没办法采取法律行动把志轩捉将官去。这样将会把事件宣诸于众，被社会同侪和产业同行视为笑柄，甚至一生成为他被人嘲笑的话题！他不会这样愚昧。为今之计，是令这小子知难而退。幸雄如箭在弦、引弓不发的神态，与志轩紧咬双唇、满脸胀红的倔强，成为强烈的对比。最后志轩虽仍坚持说他认为负责的唯一方法是和久美子成亲，但让一步说他会尊重久美子个人的决定。他强调他深爱久美子，而她也自愿和他在一起。双方原打算日后适当时候才谈婚论嫁。「这怀孕的事是出于意外，想贵方亦能予以理解。」志轩进一步说：「倘本人能出示市长及校长对本人品格证明的推荐信，则请贵方一定要答应本人聘婚的要求。」幸雄没想到眼前这小子竟是一条硬骨头，而且如此狂妄简直不可思议。他仰头大笑，声震屋瓦，然后嘎然而止，严厉地斥喝道：「胡说八道！马鹿野郎！你要是真能在十天之内取得这两位亲笔推荐信的话，不管久美子怎样想法，我必答应这桩婚事，而且既往不究。事不宜迟，明天安排你到本人的律师事务所签定协议，一言为定不得反悔。」这场豪赌把两人的命运纠缠一下子全都押进去了。这是一次超乎普通一桩异国婚姻的对决。在志轩眼中，幸雄就是日本的象征。多少年来自己在人家的国土留学的甜酸苦辣，可谓寄人篱下，从受尽歧视到自强奋斗以至今略有所成，无不经历倍于常人的艰难苦困。而在幸雄眼中，志轩就是支那的象征。大东亚战争没能取得胜利。支那人就像杂乱的草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永远在威胁着日本的安全，如今竟然有这么一个支那人找到自己头上来了，还竟敢在自己头上撒野！他一抬头瞥见墙上悬挂着的武士刀，霍地站起伸手把它摘下来，唰的一声，钢刀出鞘，刀锋直指志轩眉心。志轩仓皇躲避。幸雄仰头磔磔怪笑，嘲弄志轩胆小。双方剑拔弩张，志轩踌躇着心内发毛，但勉强自己，一定要保持镇静。良子这时候静静地走了进来，在幸雄身后温言道：「慢慢地、好好地谈吧，为了我们的久美子。」她显然对丈夫信心十足。或许类似的这种对峙场面幸雄制造过何止一次两次！幸雄和志轩差不多同时冷静下来。但幸雄仍继续以质询的口吻训斥道：「支那青年，你在本国留学多年，何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你对菊与刀有何理解？」志轩不能容忍对方蔑视自己的傲慢态度，昂然回答：「请息怒。中日两国的民族仇恨，非我一人可以代历史承担。但作为中国人，我不会做有辱国体的事。至于日本人对此有什么理解，不是我可以左右。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及义理价值观念，沿于日本历朝引入来自中国的文化，正是本人研究的主题。」这答话不亢不卑，可惜非但未能说服幸雄，反而更激发他对志轩的憎恨和厌恶。话不投机半句多。

这偏见种因于三十年前幸雄在中国战区的惨痛经历，与及他自恃中田一族的忠臣血脉，代表日本内部右翼极端的一派思潮。志轩和幸雄之间所结的恶缘，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真是悲哀到无话可说。最后志轩在怏怏不乐的心情下，仍被看门的恶犬一路狂吠追逐跌撞而出，狼狈不堪地离开中田家。对志轩来说，这是一次奇耻大辱，终生不能或忘。